

王 荆 公 詩 文 注

—

中華書局影印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自序

宋志王荊公文集一百卷嘉泰間參政李壁爲詩注單行而全集迄今無注余得李注讀之亦云贍博然人物制度猶有未盡概從闕略李氏在南宋世傳史學號爲方聞又時代不甚遠洵乎注書之難難於作是書而宋人之注韓昌黎集空疎臆測爲可笑也夫讀一代之文章必曉然于一代之故實而俯仰揖讓於其間庶幾冥契作者之心況宋世自建隆至元豐典章職秩至煩也百家傳記至猥也淺陋之士雖日取志傳討索之猶不得其端倪而郢書燕說以此讀一代名公之集通乎未通誠不知其可也彼不學者于六經三史之傳注皆可

盡廢竊先聖之緒言以高談性命剽史漢之形模以造  
作程課又何有于一家之集哉空疎之極反而狂妄此  
必然之勢也余性顓愚讀書綦實事求是旣注昌黎集  
于唐之典故彌得考證尤患宋之典制文物龐雜而難  
稽也於是取荆公詩文補李氏之闕創爲文集注以志  
傳爲經諸家文集碑乘詩話爲緯貫串同異評駁是非  
務取曉暢不避煩冗凡單詞隱義彼時習以爲常而後  
人茫如者亦十得五六雖心力有不逮覩聞猶未廣然  
大略可見且推此而汴京諸公之文盡可讀則窮年累  
月之功庶乎不虛棄韓文公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  
人此蓋有激而云文公根柢六經于名物訓詁無不通

拾其緒餘楊倞猶得傳世何傷其磊落哉若余之愚不能發策決科以求祿利又不能浮浪江湖投刺游談以博衣食杜門食貧藜苴自給役心于文史間聊以遣窮愁比諸獨弦哀歌稍有益于人爾旣卒業同郡黃主事不烈借書爲多惜乎倉卒就常選來窮山接鄙生回憶鄴侯插架邈若霄漢也吳縣沈欽韓



王荊公詩集李壁注勘誤補正卷一 嘉業堂叢書

吳縣沈欽韓撰

卷一

元豐行示德逢邵博聞見後錄晁說之以道淵聖皇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其初見帝之言亦陳堯中尊堯之意也曰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求宮僚神宗宣諭宮僚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王珪等請宣德音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非陛下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與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

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乾隆江南通志楊德逢宅在上元縣城東北隅注云與公鄰曲

夜夢與和甫別有作因寄純甫宋史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安石當國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觀詩意則在出知潤湖二州時也李注和甫行第三十六純甫最幼名安上行第三十七李燾長編熙寧八年二月以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爲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考吏云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曾鞏元豐類稿王益墓志子男七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其次第平甫居第四而史云安禮爲弟謬也

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僧文瑩湘山野錄宋九釋  
詩惟惠崇師絕出寇萊公一日延崇于池亭探鬪分題  
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繞池  
冥搜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此篇功  
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到今方得之丞相笑曰吾之柳  
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  
絕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曝翎沙日煖引步島風清照水  
千尋迴棲煙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周輝清  
波雜志九僧詩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  
肇沃洲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并淮南惠  
崇其名也

題燕侍郎山水圖宋史燕肅字穆之官至禮部侍郎能  
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澹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  
竹

燕公侍書燕王府案本傳及王偁東都事略並云爲定  
王府記室參軍考宗室傳周恭肅王元儼太宗第八子  
仁宗卽位徙封定王慶麻四年正月薨贈燕王史據其  
時本封詩從後贈故參差也

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  
東都事略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  
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議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  
釋其罪自是全活者甚眾事詳宋史刑法志本傳肅孫瑛拜戶

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此詩語  
也

己未耿天隲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陸  
游老學菴筆記耿天隲名憲己未元豐二年也宋史沈  
銖傳父季長王安石妹婿也洪邁容齋四筆沈季長元  
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旣罷入見神宗曰論  
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所爲上曰聞李定意  
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李定人倫所  
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定雖懷利尙當  
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  
釋然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他日上語及漢武帝學神

仙不死之術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戾  
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  
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  
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家  
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  
祿爲恥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  
誠如卿言案季長雖嘗至修起居注其後但終于庶僚  
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魏泰東軒筆錄判  
監沈季長受饒州進士章公弼等補中上舍爲太學生虞蕃所訟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白鷺洲在江寧府西南江中直新林浦

招約之職方蘇集施元之注段縫字約之居金陵與王

介甫遊而意不相與知興國軍嘗論免役法不便元豐初吳沖卿爲相頗進熙寧異議之人除知泰州蔡確言其無才能止以嘗詆毀新政故膺獎任詔與合入差遣乃俾通判閩州縫避遠求分司遂以本官致仕元祐二年春右司諫王覲薦之詔落致仕與管句宮觀秩爲朝散大夫長編元祐二年二月右司諫王覲言臣伏見江寧府朝散大夫致仕段縫于熙寧中任職方員外郎知興國軍以所屬永興縣歲餘免役錢一萬九千餘貫實支纔千餘貫縫不忍民力之困而所取寬贋錢過多奏乞裁減先朝下其章司農寺委本路相度而提舉司以一路役法錢數已定爲辭事寢不報縫繼有論列言甚

激切神宗特從其請錢得減半未幾召赴闕除知潤州  
又易泰州未到官言事者反謂縫沮壞新政不當與名  
郡改差通判閩州縫乃求分司遂致仕居閒十數年安  
貧守道爲江東搢紳之望

往時江總宅近在青谿曲周應合景定建康志青谿閣  
在府治東北青谿上本梁江總宅至國朝爲段約之宅  
有亭曰割青取荆公詩割我鍾山一半青之句

當緣東門水王象之輿地紀勝案建康志青谿舊有七  
橋一曰東門二曰尹橋三曰雞鳴四曰募士五曰菰首  
六曰中橋七曰大橋

示元度李注言章惇蔡卞誣謗宣仁后事未詳故復著

之聞見後錄先是神宗彌留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  
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卒踐  
祚之備太母所以屬意于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可疑  
邢恕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元豐七年冬神宗語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求所以結之者而深交恕確  
爲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姪光州  
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  
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  
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左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  
損延安沖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  
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爲表裏欲捨延